

皇朝文鑑

六十一

宋刊文鑑

琴川張蓉鏡精
校補完善本



第六冊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墓誌

孔寧極墓誌銘

王

安石

戚舜臣墓誌銘

曾

鞏

錢純老墓誌銘

曾

鞏

孫適墓誌銘

曾

鞏

沈率府墓誌銘

曾

鞏

孔寧極墓誌銘

王

安石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

一

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于此耶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于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耻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



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于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瞻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奴僕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

無求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于世考其行治非有得于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間獨多于後世乃至於今知名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于世耶若先生固不為有待于世而卓然自見于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鳴

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戚舜臣墓誌銘

曾善道 鞏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于節文之者知士之出于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以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叙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正素先生

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 太宗 真

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名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

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噉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為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州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從之後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願弃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監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人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于貝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驚

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自不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太常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為而公蓋已病矣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于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于河上之邑曰戚為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

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鯁鯁侯四世而失梁有以
三禮為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稱吳郡益官
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
豐之戚孫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
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
之施于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亦少有能愛之者
蓋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雖荒慢悖冒無不遇於
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騁而遇困蹙者獨不可稱
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趣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
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
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益官耀名實侍郎家梁自
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純
公事魁嶇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恣辭若遵律盛
哉徽名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公錢氏世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
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
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祇候贈尚
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皆中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秘閣校理選為脩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掌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于

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于文辭闕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此故名動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更草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 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靜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

親疎至于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墮然迹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岨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于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

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秦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嶧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為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怒以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

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
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後人

孫適墓誌銘

曾鞏

黥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為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
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于世其葬在黥
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為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
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其葬在其父左將
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于南豐曾鞏其叙曰孫氏
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黥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為
黥縣之孫氏師睦生諱延緒延緒生旦旦生諱遂

良以子恩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
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于人
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
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
既葬携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卒于池州大
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
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
君又此君子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
於為文以古為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
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黜拔身艱故為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
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
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
不有子君多兄弟

沈率府墓誌銘

曹

鞏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自太子家令約家于吳興故
世為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
之東林徙家于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以宗室密
州觀察使宗旦恩即其家得為太子右清道率府
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

七卷四十一

九

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
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 今天子
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為人
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
力以嚴眎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為大家而衣服
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
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飢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
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
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
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曄曰晬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曰淑曰灌曰澍曰漸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楊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予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隤然順退媚于林立不蘊于機不阻為畦曰遠無仇

十

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問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墓誌

程伯淳墓誌銘

韓維

邵古墓銘

陳會文 繹

范蜀公墓誌銘

蘇軾

程伯淳墓誌銘

韓維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為周大司馬者曰喬伯

封於程後遂以為氏高祖贈太子少師韓羽有功

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為河南人

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記絕

文鑑百四十三

一

人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

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

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為

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

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

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

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芟舍無

一不具時暑甚疫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

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

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

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贄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畫今日贄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

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爲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偽無所容孤癯老疾者責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鬪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

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
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往往為仇先生盡得民
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
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用
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
陛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
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
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
時王荆公為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為上

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
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
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
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
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
寢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言既
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
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
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
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

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
怙勢凌轢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
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
勝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
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
方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
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
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
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爲緩急爾
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衆皆感

激自効決口將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
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
謂志誠所致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
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叙
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
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廷差知扶溝縣事廣
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
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
使列其黨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
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姦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

遂絕畿縣民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已內侍

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人見慢辱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

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為言仕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折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

廷失賢者為恨父昫大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天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淳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

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
至潁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君弟頤正叔樂
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
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潁昌
遂得從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啓告所
以為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
銘曰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
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
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嗚
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邵古墓銘

陳 繹

河南邵堯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為書以告其里人
陳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葬有日願鑿
文以識其墓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
君亦隱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
出自召公別封燕世為燕人不絕祖諱令進善騎
射歷事 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
居上谷又徙中山轉衡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
為儒者早卒君生衡漳纔十一歲而孤能事母孝
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餘二十年而

終母喪於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其子雍曰
若聞孫登之為人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居于山下
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人情
舒暇始得閑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
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逮旬浹飲
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
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沒無恨矣雖然身無有
於物慎勿為浮屠事以薦吾死惟擇高塏地藏焉
幸速朽爾言絕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也君
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為之

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先娶李氏生子
雍即堯夫也再娶楊氏次子睦舉進士一女適盧
氏孫男三人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而賢
葬之祭之其可無銘銘曰

世范陽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范蜀公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
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
辱天下二公蓋相得甚歡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
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

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

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璿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日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竒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

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于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于進取特除直秘閣為開封府推官擢

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

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間歲取士皆公發之

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

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既急于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

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

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脩撰判流內銓脩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脩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

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而制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飢公至三

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勅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勅其後刊去故職寔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

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利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

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

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愛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中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振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 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遇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

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凡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如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竒 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

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用及 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于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儻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况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任徒步

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
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
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
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
學本於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
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
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
不可勝數詔脩唐書 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
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
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

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
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
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
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
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
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
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
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
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
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時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

直襄州司戶叅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
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溥祖舒祖京
祖恩皆不仕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
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
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
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閣侍從以
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
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
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
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

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
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
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
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
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
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
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熙寧以來孰擅
茲噐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
欲忘名名不汝忘君實既來適歸于洛繫而維之

